

舊箋

古蒼梧



OXFORD



古
蒼
梧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舊 箋

古蒼梧

ISBN: 978-0-19-398226-0

1 3 5 7 9 10 8 6 4 2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六十年代書簡詳註》是鄧文博為已故的朋友林海妮編的一本書信集。通過集中信件、文博的註釋，讀者可以知道海妮、受信人黃子明和文博三個人的故事，也可以看到他們的青春歲月和那個時候的香港。

他們都是我的大學同窗。

——古蒼梧

六十年代書簡詳註

原著：林海娛

註釋：鄧文博

古蒼梧

很奇怪会有人送书给我。我自己常是这酸閨心又凉子闹心的。我赐唐人们的也是一樣。(却也子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得这般冷)在此要谢你。我想你~~而今~~今是一个很率。很甜的朋友。信朋友雪?这名初有时束得真可爱。或许也是可爱。我希望不再写这些雪弄伤感句子。也子希望欺骗什么情爱。女孩子就是这般嗲嗲子休。(我置左子思把她的字做「女人」那使人老得要死你。)

喜歡看白石子？這信紙裏仍是
他的信。他的筆法一年也了沒變。你
可以一筆一厘都分辨出來。就只幾下，
簡單，但膽力量真令人愛——看。
同樣理由，我愛沈從文（其實我只
看過他的作品，很少郵信而已，
一兩部小說吧）或許是第一次印象是覺得
他清新、簡潔、很峭、很樸的，於是就每
看他的更多作品，你有嗎？可能那只是
一種印象。你還有沒有雷鳴的？（我第
一次沒記錯名字）這是向你預借，其實
真有哩，慢慢讀的，是暑假那時候，暑假我要
把吳工作做了。



希望人瞭解算是自私嗎。我可以當你
的月份是自私，雖然你的書很使我心甘夜睡，寢
燈讀完他。這仍是嘩嘩。什麼人？自私？大家都
有話說，而肯都難步明白（有肯的嗎）的人
是不會多，我子能下定論了，在此我又能說多少？
我常常以為可以了為什麼去做一具事，交一個朋友，
這全是憑人的愛慾，碰了一鼻子灰後，我子再想任何
事情中有任何價值，所以我甘心做常人，再在這免
寫些無謂的話，希望你看了出所以然來，就此祝
你看了出一個所以然來！

H.
610425

託文博送來的書已開始讀了，不高攀甚麼「主義」，但看了又教人回味思考，像早就知道我多年的困惑。



出院後回到家裏，窗明几淨，煥然一新，還以為錯進了別人的地方。

序

鄧文博

入院住了兩個多月。老李說我那個窩居住了三十多年，牆灰剝落，斑駁如圖；舊書刊堆成垃圾，白蟻把床鋪書桌都光顧了，怪不得舊病復發。於是他二話不說，趁我住院期間，找人給我裝修；還發動學生來幫我收拾，添置傢具。出院後回到家裏，窗明几淨，煥然一新，還以為錯進了別人的地方。

光亮的地板上有一紙箱，箱面寫着：信件及文稿。「這些東西，學生不敢碰，留給你自己整理。」老李說。

老李走後，我憑窗而坐，享受滿室的清新與寧靜：鳥聲。夕照在對山的翠綠上鍍金。

一抹斜陽投射在紙箱上。我把它打開，映目而來是一個陳舊的公文袋。牛皮紙上的字已褪色，用藍墨水寫的：

海媿的文學作品，請代保管。

你有興趣，或可將真人真事隱去，成書發表，讓海媿的才華留在人間。

黃子

1981年臨別香江

拿着公文袋細看這幾行字，不禁悵然外望，金碧輝映的草木都波動起來，澎湃向那遙遠的歲月……

海媿辭世已四十多年，黃子赴歐後，忽渺無音訊，於今也三十多年了。他們倆都是我的大學同窗。黃子(現在應叫「老黃」了)是我的好朋友，而海媿，也許是黃子當年的女朋友。為何說「也許」？因為黃子告訴過我，這事連他自己都弄不清楚，儘管當年玩在一起的朋友，都認定他們是情侶了。

黃子說弄不清楚應該是事實。但他對其他朋友從未這樣說過，大概是怕傳了出去會傷了海媿。我比較確定此事正是在收到這個公文袋的時候。

上面寫着是「文學作品」，但當年沒有朋友知道海媿在寫作。不過，我第一次遇見海媿開了笑話，卻是因為把她誤作那時一位年輕女作家綠袖子。在大學學生會舉辦的文藝座談會中，有人告訴我綠袖子會來，但消息

不能公開，因為這個作家很靚腴，要保持低調。她來只為了解一下大學生對本港文藝的意見，不願張揚。我在《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盤古》和《明報月刊》都讀過她的小說和散文，毫無道理的跟許多讀者一樣：由於欣賞她的才華而期待她的美貌，要求作家也像演員，色藝雙全。那天，海媿和一位跟她差不多年紀(十八九歲)的女孩子一道來。女孩子有張三角臉，帶了黑邊眼鏡有點像米奇老鼠；衣飾尋常，沒留下甚麼印象。海媿的卻至今仍記得：一頭長髮用墨綠絲帶束起來，湖水綠絲襪衫，和絲帶一樣墨綠的長褲子，草綠帆布鞋，鵝黃短襪。兩人一道坐着，女孩子在大家鼓勵下偶然講幾句話，海媿則總是微笑着聽別人發言，始終沒有開口。靚腴、低調，除了襪子全身不同層次的綠；鵝蛋臉，眼睛特別亮，鼻子特別挺，有作演員的條件，就皮膚有點黑，莫非她就是……茶點時間，我按耐不住，竟忘了傳訊人的告誡，冒昧問海媿是不是綠袖子。她開朗地笑起來，大方得像個男孩子，搖搖頭，反問道：「你大概看見我全身都綠吧？我不是文藝界中人。我是跟這位小姐來的。」我的臉頓時發熱，卻還厚着臉皮指着她身邊的女孩子問：「會不會是她？」「你自己問她吧。」女孩子主動說：「也不是我。但我看過她一篇散

文說：她起這個筆名是因為喜歡一首叫〈綠袖子〉的外國民謠。」我這笑話可鬧大了，弄得自己滿面通紅。

打那次起，我就留下了海媿不搞寫作的印象。但她對文藝是有興趣的，所以她和那個女孩子很快就跟我們一班搞文藝的人玩在一起。大家熟了，答案也揭曉了：我第二次猜猜對了，那女孩子果然是綠袖子。

這是一個使我遺憾的真相。也許潛意識裏，我仍希望海媿是個作家。黃子公文袋上的幾行字又燃起我的期待。這是海媿的「文學作品」麼？打開公文袋一看，竟是一疊信件，用一根綠絲帶紮着。都是海媿寫給黃子的信。不免又一次失望。但還是一封封的把信讀了。雖已事過境遷，卻還很想弄清楚黃子跟她究竟是不是男女朋友。

海媿的文字簡練多彩，卻完全沒有文藝腔和強說愁的感傷，一點也不像初出茅廬的年輕作者。節奏是明快的，像她爬山時靈猴般的動作。除了最後兩三封信稍稍透露了一點她和黃子的情感關係外，其餘的都不像情書。談的盡是那個年代年輕人的所思所感。寫信的日期是1967-1968兩年，正值大陸文革高潮，香港也發生了「五月風暴」。報上天天都是內地的文鬥、武鬥：砲打司令部、批臭、鬥臭，紅衛兵、紅旗、大字報，坦克

車、手榴彈，連車頂都站滿紅衛兵的火車……硝煙吹到了香港：罷工、罷課、示威、暴動、土製「菠蘿」（炸彈），大字報貼到港督府，鎮壓、防暴警察、催淚彈、豬籠車（囚車），左派明星傅奇、石慧被解出境……像海媿這樣出生於二戰後香港的青年，在平靜的歲月中成長，忽逢此局，未免徬徨。

每封信都很用心的寫，字斟句酌；對感性事物的描繪，非常細緻，字字如在目前；連書法和格式也下了工夫，難怪黃子說是「文學作品」。但正正是這四個字出自黃子之口，使我覺得這些信對他有一種疏離感。信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句子：「謝謝你總那麼平靜地聽我的喋喋。」「你總是像一個耐心的老師。」這是感激還是抱怨？黃子這種旁觀式的回應，是海媿所期待的麼？

現在看來，那應該是一種含蓄的抱怨。在最後幾封信中的一封透露了消息：這封信，只有上下款和日期，中間是一片空白。我初見此信，被這片空白震懾住了。算算日子，此信與前一信發出日期相隔足足有三個月。這一片空白，已不是抱怨，而是絕望的抗議了！

為甚麼海媿忽然不給黃子寫信了呢？也許我還應該問一個更早的問題：兩個人住在同一個城市為甚麼不約會而偏要寫信呢？那是為了創造一種浪漫抑或像許多不

敢造次的初戀情人那樣是一種互相試探的方法呢？如果是後者，就難怪海媿最後那樣過然而止，因為試探的時期已太長，情感經不起這種虛耗。

這些信件我一直保留着，卻沒有按黃子的期待，「把真人真事隱去，成書發表」。因為我想：要編成一本怎樣的書呢？若編成書信集，則海媿不是名人，誰有興趣讀她的信？若改寫為小說，這些信卻只說了半個故事。當事人一已不在人間，一又人間蒸發，我雖略知其事，卻沒有足夠的感受和才情去寫成一個作品。

所以，這些信到今天，也仍只是一疊信。

一眨眼，幾十年過去了。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隔岸觀火地度過了文革（當然也有少數人親身體驗了），某程度參與了改革開放，親歷了香港回歸，從烽火連天、動亂處處的二十世紀跨越到二十一世紀，面對着人類新的難題：金融風暴、氣候變遷、環境惡化、資源耗盡……百多年來乘搭着英國方舟的香港人，忽然面對滔滔洪水，有的慌惶四散，有的還算沉得住氣，靜觀其變。鄧小平決定收回香港的時候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回歸十多年，香港變不了多少：治港的「港人」是港英留下來的官員、政客、地產商和媒體大亨。看不出這些「港人」有甚麼

新思維，儘管他們最喜歡談「創意」。倒是大陸無日不變。先變得像港、台，再變得像日、美，一日千里，急不及待的走進西方預設的棋局，豪邁地參與搏弈，引起世界性的驚恐：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汽車生產國，有相當於一個美國人口的美式消費能力，植林減排的速度追不上小汽車排碳的速度……

海媿跟黃子在信中討論文革的時候，無法想像中國今日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我們那時所期待的麼？那時，我們也談過回歸，我們要回歸到這樣的中國麼？當然，我們也感到徬徨，我們的思想也是駁雜而混亂的，卻仍可模糊地辨出一條歷史與文化的脈絡。我們的八〇後呢？他們是我們的孩子、學生、觀眾和讀者，他們對生命的感受，似乎只餘下私人的記憶。但在行動上，卻並不比我們缺少勇氣。他們會為保護皇后碼頭而靜坐；會為反對興建高鐵作苦行式示威，甚至絕食抗議。可是他們卻多不知道，皇后碼頭原是為每一位到任的殖民地總督舉行登陸儀式而建的；多不知道，全國興建高鐵，是國家交通環保措施的一部份，也和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攸關。

這當然不能怪責孩子們。因為歷史和文化從我們那一代開始已斷層了。我們有一小部份人曾努力去修橋補

路，但那一點點痕跡卻總讓政治風暴與現實環境沖得無影無蹤。當年為配合地產商發展土瓜灣臨海地區，港英政府要處置海心廟旁紀念宋帝昺投海殉國的宋皇台石；辦法竟是把它切成方塊，用來裝點啟德機場公園。而在我們那一代人中，卻聽不到抗議的聲音！也許那時多數人的感覺是：寄人籬下，客隨主便，怎好多嘴？何況我們從內地移居香港，不正是為了逃避政治麼？要逃避政治，就得像桃源中的武陵人那樣：不知有漢，何況魏晉？

香港畢竟不是一片桃源。它的殖民地歷史得以延續，正是基於政治現實的需要。^{*}我們那時約相當於今天八〇後或九〇後的年紀，文革的煙硝與火光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歷史的灼熱：那蔭庇着我們的「籬下」，原是我們自己的，是讓別人強佔着的。如果我們之中有人主

* 1945年，香港在日據三年零八個月後重光。二戰勝利的盟軍五強中、英、美、法、蘇在討論香港地位時，美國曾倡議把香港改為「自由市」，不隸屬任何國家，但遭到當時的中國(中華民國)及英國代表強烈反對。最後英國搶先恢復對港行使權。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前夕，中共出於長期戰略考慮，暗與英國協議保留香港的殖民地狀態。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英國成為第一個承認新政權的國家。(見維基百科網)要詳細了解，可參看羅海雷《我的父親羅孚》(香港：天地圖書，2011年)頁56-62。

書中所有的仿宋體腳註，均為古蒼梧的按語，以下不另註明。

張把它奪回來，我們怎麼辦？這裏有立場問題，也有現實問題。

海媿信中所反映的正是這種迷茫。香港原是個歷史的傷口，新的政治或現實情況總會延長它止血結痂的時間。其中複雜的玄機並不是我們那時可以了解的。即使是現在，也仍難看透。

那個年代，在我們創作的、每年都唱的《賀歲歌》中有兩句：「從哪裏來，往哪裏去？我們問誰？」那時許多人的答案會是：「從中國來，到外國去。」現在若再唱這首歌，許多人的答案會不會是：「從外國來，回中國去」？我們這一代人，可能依然迷茫；我們的下一代，迷茫的煙霧，似乎經已消散。借來的時間耗盡了，借來的空間尚有可為。他們以一種簡捷的方法來面對政治與現實的變化：忘掉歷史！或者，使自己相信：香港的歷史是從他們這一代開始的。

但歷史可以這樣隨意摔掉麼？歷史正正要告訴我們，即使跑到外國去也摔不掉。回歸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我們要面對現實，我們便得首先面對歷史。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是無法把自己的生命簡化的。我們應該讓孩子們知道：沒有捷徑可走！

海媿的信件也許會引起下一輩人對自己歷史的興